

本刊主办刘锁祥书法展览

刘锁祥:追求大美、深美、共美

■ 本报实习记者 闫毅

2015年9月10日,正值中国第31个教师节,由《中国文化报·美术文化周刊》、姚奠中书艺研究会、太原师范学院主办的“京文化情怀——刘锁祥书法展览暨书学思想研讨会”在北京涵芬楼艺术馆开幕,展出书法家刘锁祥新作60余件,分“京文化溯源”“京文化人物”“京文化名贤”“北漂翁自勉”4个部分。这是其继2014年10月在山西太原举办的“晋文化情怀”刘锁祥诗书画作品集展之后呈现给北京的一份书法文化之礼。

刘锁祥,字固之,号常人。1953年生,山西沁源人。1977年毕业于原机械工业部太原重型机械学院(现太原科技大学)工程机械专业。现为山西省书协教育委员,山西省书协副秘书长、教育委员会主任,太原师范学院中国书法史论与艺术研究所所长、教授、硕士生导师,太原师范学院原学院院长兼书法系主任,教育部全国中小学书法教材审定专家,“姚奠中书艺研究会”召集人。

此次展览展名由刘锁祥教授恩师姚奠中先生早年题写,历史学者、艺术批评家师好和《美术文化周刊》编辑梁毅担任策展人。开幕式由《美术文化周刊》主编张元主持,教育部原副总督学、中国教育学会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郭振有,中国书法出版社社长、中国书法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国书法杂志社社长李世俊,日本书法四季会会长今川义纪分别致辞。刘锁祥书学思想研讨会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李一、化学学者赵国君共同主持。

高等书法教育先行者

郭振有在致辞中认为:“刘锁祥教授是当今书坛非常有造诣的书法教育家,他曾给姚奠中先生立传,是姚先生书法最为得力的继承者。其书法风格鲜明独特,给人一种穷水尽处奇峰逸出的感觉。除了书法值得肯定外,刘锁祥教授的书法,以学养为坚实基础,继承了中国文人书法的传统。这次展览主题是‘京文化情怀’,展出的作品既有写老北京、新北京的诗,也有对京城文化名人和故居的追慕和探访,非常有味。让人钦佩的是他从1995年创办山西高校第一个书法专业,到现在已走过20年的道路,他引进各路人才,加强学术交流,使得太原师范学院书法系全国闻名,真是功不可没。此外,他还是全国中小学书法教材的评审专家,评审过程中提了很多很精辟的意见。”

“太原师范学院是山西省最早创办高等书法专业的院校,当时在全国也是凤毛麟角,这不能不说是刘锁祥教授的远见卓识。刘锁祥教授在著名学者、书法家姚奠中先生的指导下,萌发了在文学系创办书法专业的想法,并得到了恩师姚奠中等先生的大力支持。在此影响下,山西师范大学、山西大学等省内高校也开办起高等书法专业,使得山西省高等书法教育有了突出的发展,目前,山西的书法专业生源仅次于山东、河南,据全国第三位。刘锁祥教授在山西省树立起第一面高等书法教育的旗帜,为中国当代的高等书法教育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北京师范大学书法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倪文东对刘锁祥教授如此评价。他还记得2012年初去太原师范学院书法博物馆参观时的情景,“我着实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一个师范学院的书法专业,竟然有如此规模和特点的专业书法博物馆,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据我所知,目前有书法博物馆的高校,有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而中国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书法专业,目前还没有一个书法博物馆。”

李一认为,在全国书法教育界刘锁祥教授走在前面,他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书法教育的发展做出非常突出的贡献,现在过了耳顺之年,到了北京,虽然依旧从事他的书法事业,但身份有所转换,就是由原来的书法的教育者转变为一位职业书法家。

“北漂翁”写自家情怀

“他自佩为‘北漂翁’,是借用齐白石先生当年‘客居京华数十载’的诗句,他说,‘客居京华’不就是今天所说的‘北漂’吗?此次展览内容是‘京文化’,看得出刘锁祥教授从山西来到北京生活是有很多感触的,他手头有个小册子,走到哪写到哪,而写下的这些东西也就构成了今天展览的主要部分。触景生情、随性而发,



刘锁祥教授在展览开幕式上致辞

无论是京文化溯源、风物还是名贤,刘锁祥教授的书写都是带有情感的,也是能看出性情和见识的。”策展人梁毅介绍道。

“我也是‘京漂一族’,到北京二十多年,我非常懂得‘京漂一族’精神如何寄托和栖居的问题,因为只有找到这样一种寄托和栖居的时候,人生才是美好的。刘锁祥教授到北京是一种精神的栖居,作为一个文化人,书法家是很难做到的,但又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黄庭坚书法全集》主编黄君说。此外,他认为刘锁祥教授行草书中表现出来的篆隶笔法,跟他的心灵、学问能吻合在一起,是难能可贵的。

“以自书的自作诗,与大家的诗书对话,在当代书法家中是为少见,体现了刘锁祥在诗歌、书法上的学人功力。刘锁祥在傅山研究上着力甚深,与傅山的对话之作颇多,他在行草、章楷、篆隶等类型以及守拙、雅妍或藏锋等书风上,样样皆能上手。但主要的书风更近傅山一脉。即坚守文质并举,文从实质,技术及风格上‘藏法’‘藏锋’,寻求笔线的流动性及诗学的律动感,但以朴厚为质,而不过雅。”中国国家画院理论部研究员、批评家朱其在展览前言中写道。他认为同所有的书家一样,刘锁祥教授面对一个独一无二的中国文人的书写传统。这个传统强调“正入正出、守正求质”,即它要求坚守一个大师的正统,由临习至求变,是为一种持正而别出新意。

此次展览作品中有一件行书联“秉承古典笔法,书写自家情怀”颇能体现刘锁祥教授一贯的主张和态度。此外,如篆书联“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灾国绝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草书联“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等作品,亦能感受到作为文化人的一种担当意识。

刘锁祥在书艺上追求大美、深美、共美。他说:“从这次主题诗书画展主观上所想要呈现和表达的东西来看,我不揣浅陋地说,自己是有一种回报思想和挑战自我的情结在其中的。这次在作品的表现形式上,比以往也更强化了我们对传统文化艺术大美的认识。只要我们深入进去,一切都有幻化为自己风格的可能。在此基础上,遵循‘古不乖时,今不同弊’的古训,以自己平日练就的传统古典笔法,平和、自然地把它‘具象化’呈现出来即可。”

书法家要有“公共精神”

姚奠中先生之女、奠中书院常务院长姚力芸在发言中回顾了当年刘锁祥教授向父亲拜师的过程,高度评价他的人格,认为他确实确实继承了父亲书法文化方面的素养,是最正宗的传承。

刘锁祥教授在作品集自述中说:“书史上,凡引起起共鸣者,乃为铸就共性者所得。特点易为,风格难成。一种独领风骚之风格,就更难了。以山西为例,清人傅山的超迈与今人奠中(姚奠中先生)的高古,就独步古今。”诚如斯言,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吴高歌认为,刘锁祥教授的书法重要特点是正大气象,书风受到傅山很大影响。后人学习傅山,大多会吸收到傅山书法“丑”的方面,但刘锁祥教授没有,是有奇质而无怪态。

如何从书法中品味出更深的文化内涵?“书法不光是好看,不仅仅是艺术,里面有很多很多人文的东西,



隶书联 北京西交民巷六十九号采风 刘锁祥

释文:马尾青松凝瑞雪 羊毫淡墨舞春风

有文化,有伦理,包括师承的关系,还有很美好的情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罗芳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存山举书赞傅山的对联“品清知耻辱,德孔转乾坤”,认为书法家的作品,人品要保持道德的高尚,才能够知荣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明表示:“书法的最高层次是从审美对象、审美活动回到主体自身,在审美中感到愉悦,就是通过审美在情感之中让所有人进入愉悦的状态。”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刘笑敢则认为,一个人素质的全面培养,练字是必要的,而当书法家,则是一个心灵、美感的训练。

“如果一个书法家有雄厚的古典诗词功底、超级的水墨技术能力,这两个能力是否直接导致与现代性相关的能力?有这两种能力,你是否就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书法家?”参与策展的帅好提出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他认为现代性对个人来说包含两个维度,一个是自我奠基,一个是自我肯定。在这两个维度中,书法精神在每一个时代都需要转换为公共实践。在缺乏自我与个人、权利和自由意识的中国传统理念里,个性解放及其相关的权利和实践,实际上是公共精神的一种源头。对此,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表示,不能想象把这个国家每个人变成书法家,而是应当真正地把书法推进职业化,然后让大多数人腾出精力去进行国家制度方面的建设。

◀ 上接第1版

书法进了课堂,教材编得咋样

书法教材的编写不同于其他科目教材,因为其特殊性在于首先面对的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审美和学习系统。教材的编写者如何将已有书法资源和当下教育需求有效结合起来,是一大难点。譬如,就拿选用哪一家书风为范本来说,各家就有各家的看法。

让受教育者和家长、社会真切感受到书法教育是必要的,而不是增添学生负担,这是关键。学习书法的目的不能有现实功利,它是一个长期的养成教育,甚至因为传统文化的滞后性,也许现在看不出有明显作用,但对孩子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虽然教材是教材,经典归经典,但邱振中表示:“我还是坚持认为,学生从一开始的学习就应该在正确的道路上,书法研究领域有很多迷信和偏见,甚至一些教材上面的执笔图、运笔图都是错误的,比如有的执笔非常紧,这完全是迷信和错误,因为书写的力量和执笔紧不紧没有直接的联系,怎么在书写里表现力量,有专门的训练方法。还有的严格按照每个笔画逆锋起笔、中锋行笔、回锋收笔来误导学生。”

此外,关于是否需要各种格子等辅助工具、硬笔书法是否入教材等也存在不小争议。有些专家建议加入硬笔书法内容。沃兴华则认为,硬笔字只讲结构,毛笔字除了结构之外,还讲点画,毛笔书法的内涵包括了硬笔书法,因此不用专门讲硬笔书法。传统习字,多用田字格、九宫格等为辅助。对此,叶培贵说:“欧阳中石先生认为,格子在使用惯了后会有依赖性,离开格子就不会写字。这就需要慢慢理清清楚笔画与笔画之间关系,而不是笔画、部件与格子之间关系,所以我觉得格子要逐渐去掉,其他版本教材也在这样做。”

汉字教育还是书法教育?

关于中小学应该强调汉字书写还是书法教育,一直有不同的声音。即便教育部颁布的《纲要》明确命名为书法教育,但基于中小学书法教育规范、基础、实践的属性,不少专家认为让多数小学生写好毛笔字较为困难且无必要,而应以文化和欣赏为主,让书法教育作为一项素质教育、文化教育而存在更合适。有些人则认为,书法教育首先要实践第一,不强调用毛笔书写,还叫什么书法教育?

邱振中主张将二者结合起来,他说:“教材的编写应该围绕怎么告诉学生准确的审美观和正确的训练方法,让学生从小接触到美好的东西并按照正确科学的方引导其接近这种美好。即使不是书法家,但对书法有极好的鉴赏力,而鉴赏力高,就不让写得更好成为可能吗?”

关于中小学书法教育定位的争议,实则围绕的是一个核心:书法是独立的学科教育还是语文教育中的一项写字内容?沃兴华认为,书法是写字,但在写字中寄寓了个人的审美观念和思想感情,应当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教育。王宁则认为,汉字教育是写字和识字相结合的语文教育,定位就是汉字教育,应该用语文课来承担。用毛笔写是让学生回归传统,体会汉字的来源,培养写字兴趣。“我坚决反对对这个课用艺术思维和角度实行,按照培养书法艺术家的办法来培养学生简直是胡闹!”

北京101中学书法老师樊友华表示,不管是初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应“先器识而后文艺”。中小学有些刻板教育思路不改变,谈书法教育不过是舍本逐末。

“小学生学写毛笔字,我们不是要培养书法艺术家,也不是学几年就能成为书法艺术家。学生学书法不一定要让他们把握作为艺术的书法,但是你总要给人指引一条通向书法的正确道路,让学生能够感受到书法的魅力和要义。无论把书法说成是语文教育还是书法学科教育,你都要给学生一个正确的起点。就像小孩小时候学钢琴,以后能成为钢琴家的很少,但是你能只教给他弹奏的姿势而不指引他们欣赏音乐的美妙吗?仅仅教他规则,把每个音都弹准,那是机械运动。”邱振中持有不同观点。

叶培贵认为,导致中小学书法教育在整体性教育体系中长期缺席的原因,是我们去除私塾改用新学堂后,按照西方的构架设置教育学科,没有书法的位置。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

究院讲师王亚辉在解读《纲要》时指出,书法曾被认为是“低等的美术”有其时代背景,甚至以为只要是中国人谁都会写汉字,书法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学科,只是文字附属的书写技术。以前的写字教学基本是书写技能教学,而书法教育的内涵则是在书写技能之外,同时重视书法文化和书法欣赏的适度融入,是技能、文化和审美教育的有机统一。

素质教育还是应试教育?

清代龙启瑞在《家塾课程》中指出,通过书法可以观察一个人用心的静躁。郭沫若也提出:“(练字)能够使人细心,容易集中意志,善于体贴人。草草了事、粗枝大叶、专行独断,是容易误事的。练习写字可以逐渐免除这些毛病。”

无论定位是倾向于汉字书写还是书法教育,书法作为一门艺术所应该具备的技术、审美等并未发生根本改变。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郑晓华说:“不要说从整个民族的高度讲,书法教育是传承民族文化血脉的重要途径,是千秋大业;即便从个人角度讲,就像体育增强人体素质、奥数提高理性思维能力、语文提高书面和语言表达能力一样,写正确、优美的汉字是中国国民的基本素养。”

如今书法终于进课堂了,是属于素质教育还是应试教育呢?

王宁认为,书法艺术进课堂,如果和分数挂钩,就可能避免功利化。“当前虽说应试教育占支配地位,不和分数关联,有制度和财政的保障,书法教育不会一阵风刮过去就没了。”

文学博士尹东明则不赞同将书法教育定性为素质教育,他认为书法教育不但是和分数挂钩,还要充分发挥考试指挥棒作用,在升学考试中列入书法考核环节,就像中考体育测评一样,可在初期发挥一定的引导作用。

“虽说书法不是应试教育,从带有某种功利的角度来看,高校书法教育发展状况对中小学书法教育也是一种引导,就像不属于应试教育范畴的美术、音乐一样,却得到越来越多家长及学生的认可和选择。”郑晓华说。

叶培贵认为,书法不作为应试考试科目,而将其考核融入相关科目如语文、历史甚至地理等科目的考核中,是早期书法教育得以长效实施的有效手段。随着社会进步、孩子出路的多元化,越来越多的家长希望孩子在素质教育方面有所提升,完全依赖应试教育也会越来越少。“让受教育者和家长、社会真切感受到书法教育是必要的,而不是增添学生负担,这是关键。学习书法的目的不能有现实功利,它是一个长期的养成教育,甚至因为传统文化的滞后性,也许现在看不出有明显作用,但对学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让社会各界认识到这一点,书法教育才是真正可持续发展的。”

值得关注的是,书法教育虽然已纳入中小学教学体系,名义上成为必修课,但落实情况需要打个问号。据记者了解,北京一些学校的小学生在开学第一天领到了书法教材,但老师说“让家长辅导”,学校没有真正开设书法必修课,也没有专业的书法教师。外地的不少中小学甚至没有发放书法教材。

书法教材等待检验,教学效果如何,另一个关键因素还在于教师。从多个地方反映的情况看,多数书法课是由语文教师或美术老师兼任,甚至体育老师来上书法课,专职书法教师很少。书法课有名无实,书法课师资紧缺,种种问题,无疑会影响“书法进课堂”的意义和效果。

书家读书

杨军(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近来正在读白谦慎先生的《傅山的世界》,之前断续看过一部分,没有通读。最近仔细研读了这部专著,受益良多。白谦慎先生是美国波士顿大学终身教授,治学严谨,成果卓著。《傅山的世界》历时十余年方完成,可谓十年磨一剑。傅山(1607—1685)是17世纪思想文化的一个著名符号。他70余年的人生,一半在晚明,一半在清初。傅山具有多重身份:世家子弟、道士、学者、书画家、鉴藏家、医生等。这些身份显示了傅山的文化背景、个人的爱好、多样的才能,而傅山更以北方遗民人物著称于世。在《傅山的世界》中,作者并不孤立地探讨傅山的书法,而是将之置于整个时代的文化架构中,从学术思想、物质文化、印刷文化之发展的角度,由经历明清易代之痛的遗民情结的角度,来观察、诠释傅山的生活,以及由之生发的学术观念与艺术创作。所以确切地说,这是一本以傅山为透视点的“17世纪书法的演变史”,抑或是以书法为透视点的“17世纪文化史”。此书的出版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热切关注,称得上是近年来中国艺术史研究的一部力作。

李洁冰(中国美术馆副研究员):求实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考证功夫是历史学家的基本素养,史学书籍使人明智,对书家来说更是有益帮助。书法与地域文化之间有着密切关系,文化繁盛之地往往带动书法风气的兴盛。研究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知识分子书家群体形成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以及阶级特征,史

学著作《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一书值得一读。明清时期,江南是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社会分化剧烈,因此是社会变迁最为领先的地区,在全国往往得风气之先。作为全国最为富庶的地区,统治者对江南地区的控制也最为严密。江南的科举在全国独占鳌头,士绅势力最为强大,在这样一个地区,国家与士绅的关系如何?居于国家、民众之间的士绅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又是怎样的?理清他们之间的关系,对于了解中国传统社会及其转型十分重要,对于知识分子研究也是一个极好的关注点。

赵利光(首都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闲暇之余,常翻阅文学家陈垣先生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所开设“史源学实习课”的上课札记《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我们熟知的书画鉴定家启功和史树青先生皆为其高足。二老把陈先生“史源学”治学方法成功运用于古代书画的鉴定与考证。该书十分强调史料来源与运用,正所谓“史源不清,浊流靡已”。无论何种学问,找到理论或史料源头,方可命中要害。研习该书,不仅使我对考证之学有了更新的认识,也深深佩服陈先生的治学方法与态度。还在看一本小书,陈麦青著《书物风雅》。民国时期人物风采总是吸引着我,尤其是当时著名书画收藏家品鉴法、碑帖的轶事趣闻。传统文人面对书画的雅玩心态,让我多了一份闲适,少了一些功利,也让我在繁冗的研究之外,暂得解脱。正合陈垣先生所言:“我以读书为休息。”